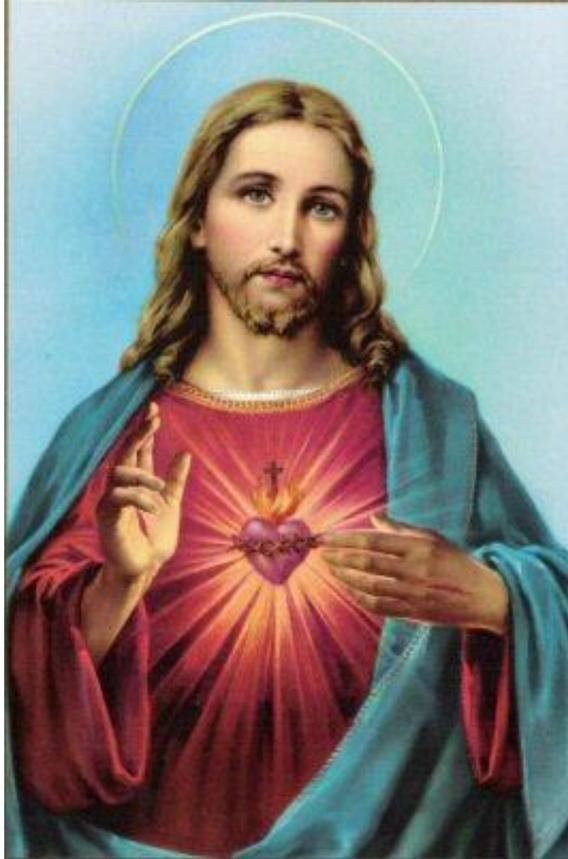


# 葡萄藤 *Grapevine*

June 2017 第 174 期



「你們背起我的軛，跟我學吧！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瑪 11：29)

#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http://www.chinese-catholic.org>

二〇一七年六月號 第 174 期

頁數	本期目錄	執筆人
2	主編的話 .....	陳曉茗
3	神師的話：做一位新時代的隱修神父.....	林育明神父
5	天主聖三 .....	周道執事
11	聖神烙印的生命.....	周瓊華
14	給在天堂上的陳兆望神父的信.....	陳慶鴻
16	我對陳神父的記憶.....	鄭懿興
20	陳兆望神父安息.....	蔡仲欣
22	期待天上再相見 .....	吳婉裕
23	懷念陳兆望神父 .....	王述昌
24	我的伯伯神父 .....	陳道興
27	「聖愛之道」之「建立聖體」.....	陳慶鴻擇錄及譯
30	Way of Divine Love: Institution of Eucharist Extracted by H. Anthony Chen	
34	平安就是福.....	王雅嫻
36	追念陳兆望神父 .....	許玉瑞昌
38	這一天 .. .. .	貞妮
42	耶穌聖心緣—憶伯多祿神父.. .. .	麗達

## 若望福音 第十章第十、第十一節及第十四節

我來，卻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善牧為羊捨掉自己的性命。我是善牧，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 主編的話

❖ 陳曉茗

第一次接任葡萄藤主編已經是幾年前的事了。當時感召於治財姐的邀請，也正在對天主教信仰的熱衷時期，每次的編排常常是樂與苦同在。這次嘉玲姐回台，要我代筆，苦楚如初，但在過程中的收穫也是他人所難以體會的。

這期神師的話是“做一位新時代的隱修神父”。神父坦誠了他在教堂的服務、生活以及這樣的生活帶給他的喜樂與平安。也許在世人看來這樣的生活哪有喜樂可言，但在聖神中沐浴的人知道這是恩寵。他把自己全身心的奉獻在天主的腳前，極盡所能牧養天主的羊群。週執事的“天主聖三”詳盡的介紹瞭如何理解天主是三位一體的天主。他用三角形、火舌、光的本身、蘋果、樹、河流、發電機和水等作比喻來幫助我們理解既是一體又是不同的聖三。這是迄今為止看到過的對聖三比喻最全面的介紹。

編排這期葡萄藤剛經歷前本堂陳兆望神父四月二十九日回歸天家，紀念他的文章不期而來。留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遺體告別彌撒。他是那麼安詳地躺在棺木里，除了沒有了天主的這口氣，他和平時沒什麼兩樣。在我看來他還是那個在台上給我們做彌撒的神父、為我生命中難處祈禱的神父、為我赦罪的神父、帶給我們兒子希望的神父。他讓我對聖經里天主造人的描述有了更確切的理解。天主用泥土造人，吹了一口氣我們就成了有靈的活人。然後有一天天主收回這口氣我們又要回歸泥土。對基督徒來說靈魂要回到天主那裡去，就像陳神父這樣。

“聖神烙印的生命”是瓊華姐妹對陳神父最後幾天的記述。她在文中談到的她的新人生之旅其實是我們每個信祂的人的信仰之旅和隨之而來的生命改變。劉貞妮的“這一天”回憶神父和她家如師如父的點點滴滴。還有很多的記念文章道出了神父一些不為人知的故事。原來和天主的無形關係可以具體落實在有形的通過神父對教友的牧羊體現出來，這些文章就留給讀者自己去領悟和欣賞了。

## 神師的話——做一位新時代的隱修神父

❖ 林育明神父

達拉斯耶穌聖心堂周圍環境非常好，這裡的空氣新鮮，綠綠的草坪，樹木，聖母亭周圍有玫瑰花實在令人心曠神怡，教堂周圍是一片寂靜，沒有一點雜音和噪音，在這種靜默和寧靜，是我所想度的隱修生活——尋找天主。我從小就喜歡祈禱生活，那就是不斷的祈禱。我也沒有什麼俗世事務的煩惱，我每天有三大事情：祈禱，勞動，讀經。我喜歡過著簡單，樸素和清貧的生活。我也不是特別健談但喜愛做事的人，我的個性是勤勞而內心單純，說到做到的人。這些條件有利聖召隱修生活，雖然我有本堂神父的工作，但處在這麼好的環境裡卻一點也不影響我過半隱修的生活！

按聖本篤會規，隱修生活的日程分為三部份：祈禱、工作、讀經。

我用《每日頌禱》讀經〔Lectio Divina〕，主要內容是聖經和教父們有關聖經的詮釋；讀經時我準備我的心態是聆聽與祈禱。路加福音記載，瑪爾大的妹妹瑪利亞靜坐在主的腳前聽祂講話，以耶穌的說話為「唯一需要的」這是我每天基本態度。

默想〔Meditatio〕聖詠 112：1-6「敬畏上主的人，真是有福。…」我要頌揚至高無上的天主。當我早晨九點鐘時，朝拜聖體和默想，在這時刻大家都到達工作崗位，該時段正好是精神最好的時刻，非常有象徵意義，是光明戰勝黑暗的時刻，是希望的時刻，是黎明前的曙光，是新的一天的開始。之後我就開始一天周而復始朝拜聖體和每天教堂工作了。

和讀經、默想緊密連在一起的便是「祈禱」(Oratio)，我的祈禱是：感恩、讚頌、懺悔、禱求等。譬如當我每天做聖體降福時，求天主降福每一位天主的子女，求教友們身體健康與幸福，引發我內心的禱告。譬如聖詠 69 篇開端的句子：「天主，求禰快來救我，上主，求禰速來助我。」每天背誦好多遍，因為我沒有學位，無能領導這裡的教友們，從內心感覺自己是個多麼貧乏又可憐的人。我只能對天主全心的信賴，我多麼企望從祂那裡獲得所需的救助。在達拉斯耶穌聖心堂已有九年的時光了，而我也深深地體會到祂的臨在和幫助，還包括了我的一切需要——適用於日間任何狀況，可以說是一切祈禱的綜合，當我晚上獨自一人打掃衛生時，更能體會到。誦唸這短句本身不是祈禱的最高境界；祈禱的最高境界我稱為「熾熱祈禱」(fiery prayer)，它的發生，有時是由讀經或重複上述誦句引發，靈火在人心中慢慢燃燒起來，使人感到心熱如焚，火花向四方飛舞，那時衷心祈禱：天主求禰帶我的靈魂回到您那裡去。我每天的讀經，默想，誦唸日課，最後都在彌撒聖祭中匯合；每天的工作與辛勞，特別是勞苦流汗也經由餅酒代表著我的生活呈獻給天主。因此每天晚上彌撒聖祭可以說是我全部生活奉獻的綜合。彌撒聖祭紀念基督死而復活的奧跡，聖祭彌撒完後我心裡總有無比的甘飴和安慰。彌撒聖祭可說是我的愛情和力量，也是我以基督為中心，把一切勞苦都奉獻給天主

，就像在隱修院一樣捨棄一切，進入曠野修行，度刻苦清貧的生活。

工作對我而言，是靈修生活的一部分。有人說：「教堂的清潔工作可由教堂付錢給其他人來做。」但當我工作時，便是我躲避空閒的良方。工作使人辛勞流汗，有時我一天要換四次衣服，工作也是我操練和修行的好機會。當然，工作也是神貧的具體表現，我知道我是靠着每天的辛勤勞苦，吃自己雙手所賺取的食糧。就如聖保祿宗徒所說的：「誰不願意工作，便不應當吃飯」〔得後 3：10〕

我反省我的人生，我是被召叫度這種生活的。我個人獨居，也是很快樂的。我喜愛寧靜，工作與祈禱的生活。而現代的人已習慣特定的舒適生活，有汽車，摩托車、電腦等，但我必須選擇，下定決心。有的東西必需進行一種完全的放棄，由於時代進步，提供了各種所需，我在達拉斯耶穌聖心堂度半隱修生活就更有意義了。我把讀經，默想，祈禱和工作及牧靈工作—探望教友們，特別是病痛老年人打成一片，融合為一。我覺得自己應該算是個半隱修的人。天主，禰使聖本篤成為傑出的導師，為我樹立了祈禱和工作的榜樣，求禰幫助我聽從他的教導。阿們！

## 天主聖三

### ❖ 周道執事

楔子：

這一篇是我在好幾年前寫的，坦白說天主聖三的道理還真難懂，每回想到聖三的問題時都會找出來看一看，愈看愈心虛

，愈看愈顯得自己的不足，也愈看愈覺得，等那一天見了天主後，得請祂好好的開導我，也要問祂問個明白，雖然想歸這麼想，隱約中感覺祂還是會先問我，你愛了我多少？你為我，愛了多少？

## 一、前言

幾乎每一次提到天主聖三，不管我們了不了解？或者了解多少？多半都會先謙虛一下，然後說這是一個非常深奧的道理，是一種愈講會愈迷糊，愈了解會愈不清楚的奧跡。然後再說一些故事，譬如像是聖奧斯定(教會的聖師)遇見一個要把整個海水舀進在沙灘上用手挖出的小洞當中的小孩，用來比喻天主顯現給聖奧斯定，告訴他想要了解天主聖三的道理，是一件近乎不自量力、也不可能明白的奧蹟。所以既然連這位偉大的神學家都不可能懂得的道理，理所當然的我們就不需要去白花力氣，自找麻煩的去懂得明白。於是祇要一碰到天主聖三這個困難題目時，往往一筆帶過；雖然我也不懂，但我總覺得這樣處理實在有點推委及不負責任，既然身為基督徒，就算是不懂，總要去儘量認識祂，如果說「何必要認識祂，我祇要愛祂就夠了。」要是這樣講，就太不合邏輯了。試想，當我們願意去接近，去愛一個人的話，那有不想去認識的道理？更何況是天主？如果我們愈認識天主，祇會愈愛祂，要是選擇不去認識，也不想認識，要說去愛祂，我真不知道要從何而愛？如何去愛？所以想要去愛，應該就會想要去認識，想要認識天主，這就是信仰的出發。既然我們都是領過洗的基督徒，就不能不去認識我們信仰最根本的基礎——三位一體的天主。

## 二、天主是三位一體的天主

大家知道教會的禮儀年度分成那幾個不同的禮儀時期嗎？在一年循環的教會生活中，隨著季節的變換，有著各種不同的禮儀時期、慶節，和禮儀日。教會把這樣的循環稱作禮儀年度，簡稱為「禮儀年」。教會的禮儀年是以將臨期第一主日開始，分別為將臨期、聖誕期、四旬期、復活期、常年期，並以常年期第三十四主日做為禮儀年度的結束。值得注意的是每年教會在復活期結束，常年期再開始時，首先慶祝的就是天主聖三節，這個節日是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在 1334 年所設定的。它的

原意就是希望正視及鞏固我們信仰的根基，那就是天主是三位一體的天主，所謂一體指的是「實體」，也就是天主的本性和本質。祂是永遠、無限、全能、不變、無法了解和不可言喻的唯一本質、實體，及絕對純全的本性。三位指的是位格或「自立體」，也就是同性同體的父、子、聖神。它們之間有實際上的區別，所以父不是子，子不是父，聖神也不是父或子。因為父是生者，子是受生者，聖神是受發者，但是他們彼此相連，三位的實際區別只在於彼此之間的「關係」。在三位相關的名字中，父是相對於子而言，子是相對於父而言，聖神是相對於父和子而言。然而天主聖三並沒有分割同一的天主性，因著相互的關係，他們只有一個本性或實體，由於這一體性，父，整個在子及在聖神內；子，整個在父及在聖神內；聖神，整個在父及在子內，因此每一位都是整個天主，不能分割，而且祇要其中一位存在，其他兩位絕對存在，並且是必然絕對的存在。歷史上最初始的兩次大公會議對三位一體教義的確定上貢獻良多。它們分別是公元 325 年的第一屆尼西亞第一次大公會議(Council of Nicaea)以及公元 381 年第二屆君士坦丁堡第一次大公會議(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

1. 尼西亞大公會議宣認了聖子的天主性，祂與聖父是「同性同體」，這次大公會議摒棄了「亞略異端」(Arianism)。在亞略的學說中，聖言(子)只是聖父在創造萬物以前，由虛無中所造的，從本質而言，聖父與聖子不同。耶穌基督就是由這個聖言與人的肉身結合而成。因此，在他的學說中，耶穌既非真人，也非真天主。亞大納削(Athanasius)對亞略異端進行了嚴厲的抨擊，他從救援論的角度出發，維護耶穌基督完全的天主性。因為只有耶穌是真正的天主，祂才能承擔眾人的罪過，並使人透過祂分享天主的生命。最後，在亞大納削的努力下，亞略的學說被公元 325 年的尼西亞大公會議所摒棄。大公會議確認聖子由聖父所生，而非聖父所造，與聖父同性同體(DS125, 126)。大公會議強調的是聖子完整的天主性。此外，聖父沒有一刻的存在是沒有子的，聖子是出於父同一的本體，而不是有區別的在物質上，或精神上分享父的天主性。

2. 尼西亞大公會議之後亞略異端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更變本加厲，大公會議後尼西亞(Nicaea)的主教，尼可美底亞(Nicomedia)的主教和加西冬(Chalcedon)的主教甚至倒戈相向的投奔亞略異端派，加西冬的主教後來甚至被擢升為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在他任君士坦丁堡主教職的十年中盡其所能摧毀尼西亞大公會議決定的一切，公元 335 年東羅馬帝國皇帝甚至迎回亞略，放逐了亞大納削，這時候，東羅馬帝國的主教幾乎都被信從亞略異端的神職人員所替換。336 年亞略身穿神父袍子在一群主教，神父等人的簇擁下，在凱旋式的步入君士坦丁堡主教座堂之前突然去逝，九個月後東羅馬帝國的皇帝也隨之駕崩。於是從那時起到公元 350 年，亞略異端才稍作收斂，但是公元 350 年的新皇帝卻公開支持亞略異端，祇要不支持的神職人員不是立即逮捕，就是遭受殺害，這樣的迫害，直到公元 378 年西班牙籍的將軍，希爾多西士(Theodosius) 成為東羅馬帝國的皇帝之後，因為他知道要國家長治久安，必須要遵行尼西亞議決的同性同體說(Homo-ousios)，於是在公元 381 年召開了第一次在君士坦丁堡舉行的第二屆大公會議，這次會議為尼西亞信經的制定保存了完整性，承認耶穌是「天主的獨生子。祂在萬世之前，由聖父所生。祂是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祂是聖父所生，而非聖父所造，與聖父同性同體。」當時另有一個異端興起，認為聖神祇不過是一個受造物，而且是一位總領天使，所以聖神不是天主，這次會議同樣的宣認了聖神的天主性，駁斥了馬其頓異端(Macedonianism)的謬說，因此，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也加上了有關天主聖神的信條說：「我信聖神，祂是主及賦予生命者，由聖父所發，祂和聖父聖子同受欽崇，同享光榮」。大公會議也處理棄絕了另外一個異端，就是勞狄西亞主教阿頗里那瑞士(Apollinaris, Bishop of Laodicea)宣稱耶穌沒有靈魂，不是真人，純然祇具天主性。此外，大公會議也宣告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宗主權僅次於羅馬主教(教宗)但卻高於所有其他地區主教，原因是君士坦丁堡是東羅馬帝國的首都。

### 三、理解三位一體的天主

基督徒曾經用很多種不同的比喻去理解天主聖三，天主教教理就舉了下列不同的比喻。：

1. 最常用的方式是用一個等邊三角形來形容天主聖三，它是三邊相等，三角相等，但只有一個三角形。
2. 聖派翠克用三葉酢醬草對天主聖三的比喻，梗子是天主，三片葉分別代表了父，子，聖神。
3. 也有用點燃蠟燭的火舌作為比喻，火的本身，以及它所散發的光和熱作為代表。
4. 用光解釋，光的本身，它是粒子但也是波動，它有速度也有能量。
5. 用切開的蘋果，以果皮，果肉及果核作為比喻。
6. 用樹本身的樹根、樹幹和樹枝來解釋。
7. 用河流包括主流、支流和溪澗來表達。
8. 以自己為例，雖然是自己，但自己又是丈夫(妻子)，又是父親(母親)，又是兒子(女兒)。
9. 用發電機作比喻，以電的運轉，負載及能量來表達。
10. 用水來比喻：冰、水、水蒸氣三種形態，本質一氧二氫。

但是無論用怎樣的觀念或者形象來解釋都有所欠缺，因為這些畢竟是用有形和有限的東西想要去解釋無形無相的天主。因此有人嘗試從聖經的教導，以另外一個層面去理解「天主是愛」的道理，所以父是無條件的給，子是全然服從的接受，父、子愛的共融散發出聖神，既使三者之間有所不同，但卻只有一個絕對的愛的關係。正因為在天主內有一切的美善和幸福，不需要任何其他一切，要是天主祇有一位一體，沒有共融，沒有互動，孤獨寂寞，死氣沉沉，怎麼可能說在祂內有一切的美善和幸福呢？但是天主是三位一體，有著位際間互動的關係和共融，那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因此，我們人與人之間，如果能用愛去把握夫妻、血親、姻親與朋友之間的關係，使彼此無私地為對方完全付出、也完全整個的接納，那麼我們就能活出愛的高峰，分享天主聖三愛的生命力。因此，一個人要是對愛的

體驗越深，就越能夠明白天主聖三內在的生命、以及他們之間共融互動的關係。的確，人的言語有限，但愛的經驗無窮；無限的聖三本身，正需要無窮的愛去體驗。

基督徒的信仰是以天主聖三為基礎。每一個望教友，在領洗之前必須先回答教會向他提出的三重問話：「你是否相信天主聖父、聖子和聖神？」在望教友回答「我信」之後，才領受洗禮。剛出生不久的嬰兒，或病重不能回答的病人，由父母及代父母替他們回答「我信」之後，教會就會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付洗，使他成為基督徒。教友領洗時，是因著聖父、聖子、聖神三位一體的「名」（單數）受洗，而不是因著他們三個名字（複數）受洗。

#### 四、向天主聖三的祈禱

Gloria Patri, et Filio, et Spiritui Sancto. Sicut erat in principio, et nunc, et semper, et in saecula saeculorum. Amen. (欽頌榮福，天主聖父，及聖子，及聖神，吾願其獲光榮，厥初如何，今茲亦然，以迨永遠，及世之世，阿們。)這闕聖三光榮頌，或者單獨頌唸，或在玫瑰經當中，它能使我們意識到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意念，工作，言語或行為應該祇有一個目標，就是祇為光榮天主而做。要是做出來的事或說出來的話是替天主丟臉的話，答案很簡單，是做還是不做？說還是不說？

彌撒是最直接的祈禱，彌撒中的經文是教會的寶庫，在彌撒感恩祭中，有三篇直接向天主聖三祈禱的經文：

第一篇是進堂第一式的致候詞：「願天父的慈愛，基督的聖寵，聖神的恩賜與你們同在。」

第二篇是感恩經結束時的聖三頌，神父一手執聖爵，一手執聖體盤，然後高聲的唸著：「全能的天主聖父，一切崇敬和榮耀，藉著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並聯合聖神，都歸於祢，直到永遠。」

第三篇是神父在領聖體前，合掌注視聖體默唸著：「主耶穌基督，永生天主之子，祢遵照聖父的旨意，在聖神合作下，藉祢的死亡，使世界獲得生命，因祢的聖體聖血，求祢救我脫免一切罪惡和災禍，使我常遵守祢的誠命，永不離開祢。」

## 五、結論

如果祇是把天主聖三的道理和祂們內在互動的生命當作學問研讀，而不能將學到的知識，理解與內涵，應用到自己生活上，或者影響周遭人的話，充其量天主聖三還是天主聖三，我還是我，聖經裏「天主是愛」的教導，祇不過是一頁紙張罷了。對於「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致喪亡，反而獲得永生。」（若 3：16）的教導，相信更不會引起內心深處的悸動。因此我們在生活上必須對天主聖三有所回應，才不枉為天主所愛的基督徒。所以我們必須明瞭天主聖三的救贖工程，倒底跟我們自己和我們的生命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因此，天主聖三不是一個推理的抽象名詞，它放在教會的信經裏面，除了要堅固我們的信仰；更提醒我們在信仰生活中，天主聖三跟我們是息息相關的。孔子在中庸裏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為道」，意思是說：「中庸之道是離人不遠的，假使有人遵行中庸之道而遠離了人群，那就不可能稱之為道了。」同樣的道理，天主聖三絕對離我們不遠，天主聖三的愛跟我們是緊緊相連的。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們每次唸「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劃十字聖號的時候，要提醒自己，我們是領過洗的基督徒。我們的一言一行要為天主聖三的光榮去做。

（參考資料：天主教教理，思高版聖經，聖三內的生命與工作—吳智勳神父，滿面春風的僕人—朱勵德神父）

# 聖神烙印的生命

❖ 周瓊華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陳兆望神父從醫院被送回住處，當輸送人員安置好他在病床上後，安寧護士上前檢查他，立即宣布他

老人家已離世了。在場廿幾位教友原本準備來接受居家安寧訓練的，馬上為他唸誦兩串玫瑰經，後由周執事舉行儀式，在場的我們有機會和親愛的神父說最後的話。約三點左右殯儀館來取遺體。隔壁的鄰居也許觀察到陸續有車、有人來到這已安靜快二個月的房子，當我們要進神父的住處時，她特地出來與我們打招呼，願意提供任何協助。因此，元生與我在離去前，把這消息轉告她，紅著眼眶，她緊緊地抱著我不放，說：「感謝主！他已回到父家」。

去年我們一家人去祕魯玩時，神父送我們到機場，並降福我們的旅遊。回來時，他到機場接我們，雖然瘦了很多，但仍然可見他特有活潑亂跳的神情。沒料到數月不見，突然接獲他住院的消息，當我在醫院看到皮包骨的老神父，著實大吃一驚，只有幾個月的功夫，他幾乎變了一個人！執事和漸群姊忙著處理他出院的事，我走近坐在輪椅上的老神父，跟他說：「神父，你受苦了！」他靜靜地回答：「這是天主賞賜的恩寵。」

他這句回應，激盪起心中澎湃的思潮。這要回到我還不認識主的時代，從小到大看到身邊許多老人家活得又苦又澀，不斷地傾吐過去生命的膿痰，甚至抓住人重複地往他人臉上噴吐，像一張刮壞的唱片，一直重複著同樣的事、同樣的痛、同樣的悲情、同樣的無奈、同樣的無望。直到我遇到了七十幾歲充滿愛心、智慧的朱蒙泉神父，才驚覺到原來有不同的老人家、不同的老年生活。於是開始了我自己及家人的新人生之旅途。這是十五年前的事。

約兩年前，我們全家返台。到了屏東內埔的外公家，自然要去探訪在鄰鄉的湯一煌神父。之前，他在孝愛仁愛之家有個小套房，這一回驚覺他已搬到有看護協助的房間了，兩年之差，體衰許多。吃完飯，送他回去，在電梯裡湯神父淡淡地說：「我現在是享受痛苦。」我的心震撼無比，摟著他：「神父，你真是我的好榜樣！」我是多麼的有福，遇到三位身體逐漸衰退老去的神父，在人生的盡頭上竟是如此淡定、安詳甚至感恩地去享受死前的痛苦。他們不但沒有一絲絲對死亡的恐懼，相反的視這過程是靈魂煉淨和補贖的恩寵，而感謝天主的賞賜！

在最後階段，我只有數次和陳神父接觸的機會，然而卻發現他時刻把自己的處境與聖經的故事連結在一起。轉入療養院後，陳神父見到衣櫥門上掛著一條三吋寬的長帶子(Gait，是醫護人員搬動病人時，綁在他們身上，以利護士們著力並保持病人身體的平衡)，他指著說：「那是伯多祿的腰帶。」周執事回頭看了一眼便應和著：「『對啊！你就是伯多祿。』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給你束上腰，帶你往你不願意去的地方去。』（若 21:18）就很像現在。」他坐在原處，默默無語。我相信他的內心裡一定繼續和天主交談…。

當我帶著來訪的張進平修女去看他時，他剛從復建室回來。也許復健師要求他太過，超過體能所及，見到我們時他埋怨地說：「這裡沒有自由。他們不懂我的感受。連耶穌和門徒也有累的時候，你們不會懂得的。」是的，我們真的不會懂得他和主耶穌的關係有多深厚。就算在這樣不悅的情況下，他也不吝惜降福我們。他說了數次，張修女像極了他的妹妹，第一眼看到她，誤以為親妹妹來探望他。

聖周前的某夜，他的飯前禱一反慣常的謝天謝地式，一條條說出感謝。謝謝教友做魚給他吃，並為四旬期不能守齋而心中感到愧疚。祈禱完畢，我心疼地說：「神父，今天不是星期五，而且你現在的身體狀況不宜守齋」，「那是人的藉口！」在他床前的小桌上，他安靜地吃著自己的晚餐，也願意吃我燒的茄子，我流著淚吃著自己的便當，沒有話語，但那安靜的進食，卻是一次心靈深沉的交談。飯後，為他蓋好被子準備入睡，我含淚說：「神父，你讓我好感動！」他清晰地說：「不當。」



兆望神父在達拉斯耶穌聖心堂主持彌撒暨祭祖儀式

和院方幾經溝通後，發現廚房有困難滿足神父飲食上的要求。但深信知情的教友，會記在心頭。之後，我因上支氣管炎病了二個多星期，其間神父再度入院，最後再見他時，是與一群教友在他的住處迎接他回家，也在不捨的淚水中以禱聲歡送他回歸父家。

聖神烙印的生命活出福音的真光，照耀在周圍的羊群。他教導我抓住永恆的聖言，越是在人世的盡頭，越以感恩的心走向聖三。

後記：陳兆望神父(1932年7月6日~2017年4月29日)自1998年2月26日至2004年9月15日為華人的美國達拉斯耶穌聖心堂的本堂司鐸，共6年6個月又20天。退休之後，他獨自住在老人社區，活躍在達拉斯教區神職人員的各種活動，並繼續到華人堂口服務。

2017年4月29日於美國達拉斯

## 給在天堂上的陳兆望神父的信

❖ 陳慶鴻

敬愛的陳神父：

今天在聖若望保祿二世送給北美洲為聖召祈禱的聖體光座前看著耶穌，特別忘不了陳神父過去八年來，以年邁的身體，而且住得很遠，每主日總是第一個開車來到教堂，為我們明恭聖體和聽告解。有時早上未有人來，您仍然一樣早到。

兩天前在突然意外中而卻又像是在奇蹟中，獲悉可以安排聖體光座來到教堂，心想能否帶給陳神父看看，給神父一點喜樂。今天我在地上用信德的眼光與耶穌面對面相見，才明白原來天主要給您在天堂上永享與主耶穌面對面相見的最完美喜樂。

陳神父，您是天主在過去多年來給了我們寶貴的禮物，我也相信是您的愛和犧牲，天主在這兩天給了我們這個聖體光座的寶貴禮物。讓我們為聖召祈禱，祈求聖體主耶穌燃起人的心火，召喚更多人跟隨耶穌，接過陳神父不能在地上繼續的工作。

不過，你在天堂上不是更有力嗎？當我軟弱和要跌倒時，請您為我轉求吧。

謝謝您。

您曾經聽過多次告解的罪人：陳慶鴻

\*\*\*\*\*

為亡者的一些祈禱經文

- (1) 念慈悲串經
- (2) 奉獻彌撒
- (3) 奉獻在聖體前陪伴耶穌一小時（把您所得的恩寵給他）
- (4) 念玫瑰經
- (5) 為已亡司鐸祈禱文：

哦天主，您挑選您的僕人，……，成為耶穌基督在信眾中的使者。通過他的傳教，豐富我們的宗教生活，使我們離您更近。靠您聖子的功勞，讓我們尊敬的神父永遠讚美朝拜您於天國。亞孟。

- (6) 速助拯救靈魂升天禱文：

主，耶穌基督，祢為我們善良地死在十字架上，完全將祢的意願隸屬於天父，好能賜下平安，且把祢的至聖死亡奉獻給天父，好能使（某某）免罪，並使因罪應得之罰避開他，噢！永生的父，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祢的愛子賜予這恩惠，祂與祢結合聖神永生永王。阿們/亞孟。

- (7) 為煉靈及罪人之祈禱文

永生的天主聖父，我呈獻給祢至聖聖子耶穌基督的寶血，並結合今天全世界所奉獻的彌撒聖祭，為了煉獄內全部的煉靈，為世上所有的罪人，也為普世教會內的罪人，那些在我家族內，以及在我家中的罪人。阿們/亞孟。

### (8) 為煉靈之祈禱文

望主賜伊等永安，及永光照之，息止安所。凡諸信者靈魂，賴天主仁慈，息止安所。阿們/亞孟。

這時我忽然想到，由我這個罪人去為一位聖善的司鐸祈禱，是不易理解的。但當我不顧這些想法，而遵從教會的教導，信賴著天主的仁慈而祈禱時，竟然使我更驚歎那永遠不能完全理解的救主慈悲的汪洋之深。祂竟然連我曾多次得罪祂的罪人也俯聽，祂竟然非常喜歡我這罪人祈禱，更竟然這麼欣悅我這罪人的禱聲，甚至更愛聽世上最有名的歌星的最佳歌聲。我便在驚歎中放心大膽地繼續跟隨各位兄弟姐妹為陳神父祈禱，讓恩寵也給予其他天主願意給的靈魂。

## 我對陳神父的記憶

❖ 鄭懿興

我一生中認識神父的數目是個位數，而且大部分的時候，認識神父們是因為聽他們講道，並沒有什麼接觸。陳神父是我認識的神父中，接觸最多的神父。

父親在 2001 年過世後，我因為自己心理的需求，每年在父親的忌日時，都會去找陳神父獻彌撒。神父當時是本堂神父，所以獻彌撒會是在我們教堂的平日彌撒。神父在 2004 年退休後，搬到 St. Joseph Village 住，並把住處的一個房間變成小聖堂，每天在那裡做彌撒，完成他神父的義務（我以為他退休了可以不用每天做，但他說他習慣了，一天不做不舒服）。所

以之後我每年都至少會去神父的住處一次獻彌撒。有時候 St. Joseph Village 的大聖堂剛好沒有人使用，他就帶我去大聖堂（也就是後來神父殯葬彌撒的地方）為父親獻彌撒。如果大聖堂不方便，我們就會在他住處的小聖堂舉行彌撒。因為只有我一個人，彌撒的感覺很不一樣，而神父的講道也是特別為我父親。我花了數年時間，走過失去父親的情緒反應和思考人生生死的心靈功課，每年這樣獻彌撒的過程和神父的精神支持，是很重要的力量。神父不是一個能言善道、很會講道的神父，但他的確是一個很會安慰人的人，一種我學習很久仍沒學會的美德。

神父剛住進 St. Joseph Village（一個基本上純白人的退休社區）的時候，他是唯一的東方人，事實上也花了一些時間調適。他曾告訴過我，在一起吃飯的時候，許多白人老先生老太太們，看不習慣一個突然出現的東方面孔在他們的飯廳（神父已含蓄點到重點）。我告訴他，不用理會他們吧，不跟他們坐在一起就是了。那樣的人，美國那裏都有。但他告訴我，他決定不僅要不理會他們的眼光、言語、和態度，他還要對他們笑笑的打招呼，刻意坐到他們旁邊去吃飯，找他們講話，說笑話。我非常訝異這種拿豆腐腦袋硬去撞牆的對應方式，覺得這必然是受傷慘重。但是後來有一回，我們彌撒完後，神父帶我去參加他們社區的生日 party，招待的中年婦女（大概是 volunteer）問我是誰（我非常強調我不是神父的女兒，免得他一生的好名聲都被我給毀了），然後告訴我，神父是一個非常 sweet 的人，他們都很喜歡他。我們在 party 吃蛋糕點心時，有一個看起來像是女兒推一個坐輪椅的白人老太太進來。經過我們時，老太太竟然叫我們神父 sweetheart！我對神父說，「這裡的人好像都很喜歡你了呢。」他只是眨眨眼睛笑笑。我在想，天知道這是神父撞破了多少個腦袋後的結果，而這也讓我想到印度聖雄甘地曾講過的一句話，「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make」。

記得兩年前，慧敏請兩位神父和一些朋友們新年聚餐。陳神父那時剛從梵帝岡回來，很興奮地拿著相簿給我看他曾經去過的地方和他晉見教宗的照片。他說，去見現任的教宗方濟

，是他一生的心願，感謝他的姪兒能帶著他去完成了這個心願。我看到許多他和教宗一起的照片。神父很興奮地告訴我，他跟教宗握手，還跟教宗講了話，教宗也跟他講了話。我問他說，神父不會講義大利文或西班牙文，教宗也聽不懂中文，教宗聽得懂神父，或神父聽得懂教宗在講什麼嗎？神父說，他的姪兒做了他們的翻譯。我又問說，神父這麼想見教宗，見到他時要跟他說什麼話呢？神父停了一兩秒，神情嚴肅地說，「我請他赦免我一生的罪過。」我一時說不出話來。我看到最後一張照片是教宗把手放在神父的額頭上，這是一個祈福的動作。我不知道神父心中放不下的一生的罪過是什麼，但我想，他得到心靈的平安了。

神父最後一次幫我為父親獻彌撒事實上是今年二月，在神父的小聖堂。講道時，神父突然用平靜肯定的語氣說，他相信我父親的靈魂現在已經在天堂，要我不要再掛念了，可以放心了。我的眼睛莫名其妙地充滿泪水。彌撒完後，我想開車帶神父出去吃個飯順便買菜，因為前一陣子他車禍後，不能開車，我想他要買菜或日用品一定很不方便。但是神父說不用了，他有東西吃，然後他打開電鍋，從一個小碗中拿出一個又黑又小，皮又皺的蕃薯告訴我說，「這東西很好吃的，很有營養。」我看著那個又黑又乾的小蕃薯，實在不像好吃或可吃的樣子，就跟他說，「神父只吃這東西會營養不夠，沒有蔬菜。」神父說，「我有很多菜呀。」然後打開他的冰箱說，「你看，滿滿的菜。」冰箱裏滿滿黑壓壓的東西，不知是什麼，看起來都不新鮮的樣子。但是他很堅持，覺得沒需要，我也沒什麼辦法，只好謝謝神父回家了。

然後，我領悟到了一件事。如果一個人很固執，就會讓想對他好的人都沒有機會。而如果那個人以後永遠都不會再有機會，那個人就會非常難過，非常難過…

四月初聽說神父生病，我有些意外，因為二月時看到神父，雖然瘦，看起來精神還好。我第一次和慧敏去復健中心看神父的時候，將心比心，帶了我最喜歡吃的德國黑森林蛋糕去給他吃。到了復健中心，神父剛睡著，我們就沒有吵醒他，我把蛋糕放在護理站的冰箱裡。後來有教友告訴我們，神父不吃蛋糕，

因為甜又油膩。我在想，我怎麼從來不知道神父不吃蛋糕呢？怎麼這麼挑食呢？難怪他這麼瘦又虛弱了。

我第二次去看神父的時候，神父醒著，朱偉言正在照顧他。神父還沒有吃飯，有教友送來好吃的海鮮粥在桌上。偉言說，「你餵神父吃粥吧。」我猶豫了一下，因為我不記得我這輩子曾餵過任何人吃飯（無論大人或小孩）。但想想，這怎麼會是什麼困難的事呢？就說「好」。結果我笨手笨腳，粥東漏西漏，還要忙著找餐巾紙幫神父擦臉。餵不到五口，神父就說不要我餵了，自己拿湯匙慢慢吃。真是不好意思。不過現在仔細想想，還有另一個可能的因素就是，神父不知道是因為假牙不合，或實在太虛弱了，嘴巴都張不大，所以很難餵。希望這不會讓人覺得我是在找藉口。

神父吃了半碗粥就說不吃了。我們千方百計要說服他再吃一點東西。他想了一會兒，就說要吃一根香蕉。好極了，我會剝香蕉！但神父說，他要香蕉剝皮後切成一片一片的，然後放到微波爐熱半分鐘。我從來沒聽說過這種吃香蕉的方法，但神父說，這樣香蕉嘗起來就像是吃甜點。我幫他做了這「甜點」，他就分給我和偉言一人一片，的確好吃。我們也很高興他把剩下的近乎一根香蕉吃完了，然後他就累得要睡覺，我就離開了。

神父過世的那個星期六，我剛好在外州開會。慧敏傳簡訊告訴我的時候，我很震驚，沒想到情況變化得那麼快。我突然想到神父曾經告訴過我，他覺得一個老人家生病之後能很快離開人世，是一種福氣…

神父和我父親那一代的人一樣，年輕時歷經戰亂、貧窮、和流離失所。成長的環境並沒有讓他們學習到如何表達，或鼓勵他們表達他們的感受和感情。作為天主教的神職人員，神父不是用言語，而是用行動和他的一生成為天主傳達信、望、愛的工具。在我和陳神父的接觸中，我看到他的謙恭、順從、樂觀和包容，許多人生的智慧都對我有啟發，也讓我思考。

再見了，神父。謝謝你為我所做的一切。你的影像，在我腦中，永遠連結著許多溫暖的記憶。

May 21, 2017



## 陳兆望神父安息

❖ 蔡仲欣

(一)

神父榮休樂幫忙，  
主日共祭聖心堂；  
謙恭法聖維亞納，

方便信眾心凌安。

(二)

封齋期間失蹤影，  
忖度旅遊回故鄉；  
主內姊妹急相告，  
聖週心掛且徬徨。

(三)

惜緣探望苦難日，  
如癡似醉主盛宴；  
慈悲主日信望愛，  
進出三喚細叮嚀。

(四)

五一節前安息日，  
使命完成人世間；  
月落星沉魂歸主，  
哭效由人享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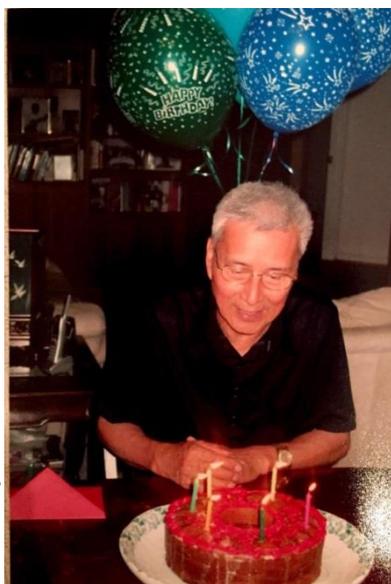




## 期待在天上相見

❖ 吳婉裕

前陣子得知陳神父住院了，但因家中有些事在身，本想能夠一家人去探望他，然而得知他老人家回天家了，心中雖有不捨，但又替他高興因為可以少受點苦，生命長短不太重要而是活的要有意義，他的笑容永記在心中，他對我和孩子們的愛也不會忘記。第一次見到神父是在參加夫婦懇談會的旅館，看到神父笑咪咪地去游泳，好開心又單純的心，永記在心。後來每次在教堂見到他也都是笑臉相對。感謝主！有一天我們可再相見。



神父，thank you and see you later. 🙏🙏🙏

# 懷念陳兆望神父

❖ 王述昌

偶然的相遇是一份緣，  
同你相聚是天主的成全。  
是你將我帶回了美國，  
是你讓我看到了明天。

你為人是那麼友善和卑謙，  
你對己是那麼克勤又克儉。  
你帶領我走進了耶穌的家園，  
你引導我找到了生命的源泉。

如今分離也是一份緣，  
過去已經成為了以前。  
你走的是那麼的安詳和坦然，  
因你是回到了天主的樂園。

我們深深地對你懷念，  
願你在天國與主永伴。  
我們也將邁向明天，  
終將在“那裡”團圓。

# 我的伯伯神父

❖ 陳道興

兆望神父(聖名伯多祿)是我認識的第一位神父。早年在中國貧瘠的漁村捕魚，及其成長，隨福建教區牛主教會卿經由馬祖避難台灣，並潛心於高雄聖若瑟，嘉義斗六與香港華南修院等處修習聖道，1966年在嘉義晉鐸，成為漁人的漁夫。我在一一年後出生。這段故事是和兆望神父一起成長的堂弟——我的父親(陳濟善，聖名若瑟)告訴我的，也是我認識神父的第一個時期。

從主日學的教理，我才體會到那位送我遙控汽車，陪我到台北兒童樂園遊玩，一起在關子嶺溫泉泡湯，騎著快車載小孩們的年輕人，除了主禮彌撒，也是服務堂區，甚至可以降福赦罪的神父。Wow! 這真是太 cool 了，我的伯伯是神父耶! 此外，伯伯還是位技藝高超的木匠，我幼時的家是面對就讀國小的磚造水泥房，毗鄰空地上的木屋是我們姊弟讀書的書房，媽媽經常一面做家事，一面指導我們功課，這間承載歡樂與幸福的小屋，就是伯伯神父和爸爸的傑作(所以我小時候的玩具也少不了木作工具)。直到我7歲(當年伯伯應該是39歲)，神父在牛主教(時任嘉義教區主教)的指派下，從筆路藍縷中完成馬祖聖堂建堂(1971年)。並成為美籍蘇修女(Sr. Stella Smith)的腳，騎著摩托車帶著她全島看訪馬祖居民，日夜為他們服務，提供免費的醫藥及關懷慰問。曾是漁夫的伯多祿(磐石)在美麗質樸的小島上建立了主的聖所(耶穌聖心天主堂)，時至今日，矗立近半世紀的馬祖天主堂，依然是島上信仰與觀光的中心。1975年左右，神父決定前往美國進修與傳教。我想伯伯的這些決定就如同前面若合符節的聖經故事，他並非一時興起，而是因著上主的旨意與聖神的啟示而行。這是我接觸神父的第二個時期。

兆望神父在加拿大與德州傳教期間，他的證道與生活點滴

都是經由父親告知。2003 年伯伯(已 72 歲)退休後，他能常回到台灣，而我也有了自己的家庭與工作。有回我們一同到高雄教區主教玫瑰座堂朝拜聖體，巧遇單國璽樞機主教，伯伯自然地屈膝親吻了樞機的權戒，並向他說明在美國教會服務與退休的事，仁慈親和的單樞機就如家人般地和神父話家常，我看著兩位花白頭髮的謙遜長者的互動，心想著伯伯神父終於退休了。但每次神父回家前，月鳳(我的牽手)都會到聖堂向修女拿些葡萄酒，為神父舉行家庭彌撒之用，同時告知本堂神父在主日彌撒，陳神父也會與祭，這正是他莊嚴的聖職和例行生活中最有意義的一部分。不管是他陪我在台北街頭喝咖啡，在中正紀念堂散步閒話，在桃源街吃牛肉麵和大餛飩，或和爸媽到高雄各處景點走走，坐在公園草地上野餐，一起吹熄晉鐸五十週年紀念蛋糕上的燭火，伯伯的身影雖然逐漸佝僂，卻總是自豪健步如飛。習慣凌晨 4 點早起的神父總以一杯熱咖啡配上喜愛的甜糕(或地瓜香蕉)就開始了早課，除了晨禱的習慣外，不變的還有夾在他魚尾紋間明亮的眼神，總是展現期待聆聽與理解的慰藉，不變的是永遠掛在伯伯嘴角的微笑，總是呈現安詳篤定的智慧與包容滿滿的愛。坦白說，每次伯伯回台灣，我都不確定這是不是他最後一次回來，不管碰面或分離時，我們都會自然地來個大大的擁抱。為他折疊衣褲時，就會信手縫補他衣褲上的破洞，看到他磨穿的衣領，總是很自然地替他準備幾件新衣帶回。他總是在每年教會重要節慶(聖誕節，逾越節，復活節等)和他心血來潮時主動與我們視頻通話，雖然我總不能清楚地聽出他所說的每句話，但完全不影響我們的溝通感應，這是最貼近伯伯的時期。

近幾年，伯伯一同參加道遠和雅妮的婚禮聖事，祝聖新人與新屋，分享喜悅。也主持道輝岳父的殯葬彌撒與降福禮，安慰親眷。我們全家更從伯伯的手機與筆電中的每張照片與每個故事，了解神父看待生命與信仰的態度，一如 30 年前的他總是親手製作每張幻燈片跟我們分享所見所聞。更可貴的是因此認識各位可親可愛的達拉斯聖心堂教友們，謝謝您們在伯伯暮年的照護，臨終的陪伴(尤其是周國復執事，王念祖弟兄，劉貞妮姊妹和榻前輪班守護的教友們)，蒙召的奔走與紀念追思，您們豐富了伯伯的生活，也滋養了我們的信仰。基督就在我

們身旁：即使十字架再苦，基督也與我們同在。腓 3：10。神父病中的苦痛，我們對他的不捨，都是基督愛的符號，而愛是永不止息的。伯伯是熱情活潑的神師，可倚靠的聆聽者，生活的哲學家與當仁不讓的實踐者，他並沒有離開我們，我們始終都在一個家庭中。

陳道興謹誌 2017年5月

（謹以此文紀念我的伯伯陳兆望神父，生於主曆 1932年7月6日中國福建甯德，2017年4月29日於美國德州達拉斯蒙主恩召）



台灣嘉義教區為陳神父追思彌撒



陳神父家屬在彌撒後合影

## 「聖愛之道」之「建立聖體」

❖ 陳慶鴻擇錄及譯

取材自「聖愛之道」(Way of Divine Love)一書

主顯現給天主忠婢(1890-1923)若瑟芬·麥念慈修女(Servant of God, Sister Josefa Menendez)，顯示了耶穌聖心的奧秘，並願意通過她告訴世人。若瑟芬記錄成書：聖愛之道。該書獲得巴策理樞機(Cardinal Eugenio Pacelli)，即後來的教宗庇護(碧岳)十二世的肯定，已經為教會所認可。

「現在，我顯示給你當我為門徒洗腳時，我心裏在想什麼。」

「我告訴你我為什麼願意聚集他們，和為什麼先為他們洗腳。」

「我把他們全都聚集起來，因為時候已到，我的教會要彰顯於世上，讓所有羊都有唯一的善牧。」

「我也願意讓靈魂明白，我從不拒絕給與任何人恩寵，即使他犯了嚴重罪過；我也不會把他們從我特別喜愛的善人行列中抽離。我把所有人都放在我的聖心中，讓每一個靈魂都能得到在各自處境所需的幫助。」

「可是，我多麼傷痛，在我悲痛的門徒猶達斯身上，看到眾多喪亡的人，他們即使常聚在我跟前，用我的血洗滌過，但他們竟然要奔往永遠的喪亡去。」

「我渴望這些人明白，雖然他們確實在罪惡中，但這也不該使他們離開我。他們絕對不要自以為已無可救藥，更絕不能永遠放棄他們曾經獲得過的愛。可憐的靈魂啊，不，為你流盡了寶血的天主從不對你們這樣想。」

「你們全都來我這裏吧，不要怕，因為我愛你們每一個人。我要用我的寶血洗滌你，你要變得比雪更白。你的一切過犯都要淹沒在我親自為你清洗的水裏，沒有任何事物能割斷我聖心對你的愛。」

「我還要告訴你我為什麼在最後晚餐之前為門徒洗腳。」

「首先，我要教導靈魂必須多麼潔淨去在聖體中領受我。」

「我亦想提醒那些不幸犯了罪的人，他們隨時都可以透過修和聖事恢復清白之身。」

「我親手為我的門徒們洗腳，好讓那獻身於使徒工作的人，跟隨我的榜樣，以謙卑與和善對待罪人及所有託付給他們照顧的人。」

「我用白色手巾束在自己腰間，為提醒他們做門徒需以犧牲和克己作腰帶，才能期望對靈魂發輝實際的影響力。」

「我還想教導他們彼此間要以仁愛相待，就是對他人的過失，隨時都願意原諒、遮瞞、化小、而從不揭露。」

「最後，傾流在我門徒腳上的水，象徵著我燃燒的聖心涌流的熱情，渴望拯救人類。」

「救贖的時刻已到了，我聖心再不能抑制對人類的愛情，更不忍留下他們為孤兒。」

「為了表達我對人的溫馨愛情，和為了同他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我決心成為人們的食糧、人們的支柱、人們的生命、人們的一切。但願能讓所有靈魂認識，我在最後晚餐中建立聖體聖事時，我聖心流溢著的熱愛情懷。」

「環視世世代代，我看到眾多人將領受我的體血並從中獲得效益…我看到多少心靈將受到觸動而孕育出貞潔之德！…還要喚醒多少心靈的熱誠並投入愛德工作…我看到多少懷著愛的致命者…多少靈魂獲得克服罪惡的釋放，從放暴之情收斂成忠誠，藉著領受這強壯的食糧恢復他們精神的力量。」

「有誰能描述我靈魂傾載的心情呢？喜樂、愛情、溫馨，但亦是悲傷疼痛。」

「我想告訴你們，在最後晚餐時，我的聖心充滿了沉痛與哀傷。當我想到將來一切要與我結伴，並領受我這天上的神糧的人，和一切要朝拜我，為我做補贖，愛慕我，直到今世的終結的人時，固然感到欣慰；可是，當我念及將來那麼多要把我遺棄在聖體櫃裡的人，和連我在聖體內的真實臨在也不相信的人時，我的哀痛就完全沒法減輕了。」

「我要進入多少個罪污的心…多少次褻瀆我體血構成了他們永遠失落的罪行。」

「對我的褻瀆、侮辱以及一切難以形容的可憎之事，都在我眼前掠過…白天、晚上，我都要孤零零地留在祭台上，度過那漫長而寂寞的時光…有許多人要對我聖心的呼籲，充耳不聞…」

「是我對人的愛，使我成為聖體內的囚犯。我留在那裡，好讓人人都能前來，在世上最溫柔的心中，在最好的父親身上，在最忠心耿耿，永不離棄他們的朋友身上，找到他們所需要的安慰。」

「聖體聖事是愛的創造；那愛為人靈殫精竭慮、耗盡了自己，但與那愛相配的靈魂竟是那麼的少！」

「我居住在罪人中間，是為成為他們的生命，作他們的良醫，治癒他們敗壞的本性所滋生的疾病。他們卻以怨報德，背棄我、凌辱我、輕視我。」

「可憐可憫的罪人，不要背棄我…日日夜夜我在聖體櫃裡守候，等待著你們。我不會責斥你們…不會把你們的罪置於你們眼前…卻要在我的聖血裡，在我的聖傷中，洗滌它們。你們不必害怕…都到我跟前來吧…巴不得你們知道我愛你們愛得多深啊。」

「你們，親愛的靈魂，為什麼這樣冷漠，這樣漠不關心？難道我不知道你們會為家人而擔憂，為家務而煩惱，而種種人生責任，又會使你們忙個不休嗎？為了證明你們對我的愛和感恩之情，你們竟不能抽點時間來見我嗎？別讓無益而又沒完沒了的掛慮把自己困住，抽點時間來探望我，接待我這個愛的囚犯吧！」

「當你們身體虛弱或有病時，會不抽空到一個能治好你的醫生處去看病嗎？那麼，到這位能使你們的靈魂又強壯又健康的醫生面前來吧；把愛施捨給這位神性的囚犯吧。祂等待著你們，正在召叫你們，並渴望見到你們在身邊。」

## **Way of Divine Love: Institution of Eucharist**

❖ extracted by H. Anthony Chan

Our Lord had appeared to the Servant of God Sister, Josefa Mendez (1890-1923) of the Society of Sacred Heart of Jesus to tell her the mysteries of His Sacred Heart which he desired to reveal to the world through her writing. She had totally submitted herself with obedience to her superiors. Each time Jesus dictated to her of these mysteries, she had to first request permission from her Superior to spend time this way out of her daily schedule. Josefa

was to transmit the desires of the Sacred Heart to the Bishop of Poitiers who had approved her book and who had later become Pope Pius XII.

The followings are taken from the book: The Way of Divine Love, which can be purchased from

<http://www.sistersofcarmel.com/the-way-of-divine-love-sister-josefa-menendez.php>

or

<https://www.tanbooks.com/index.php/blessed-virgin/way-of-divine-love.html>

and which can also be read online at

<http://www.ecatholic2000.com/way/untitled.shtml>

I will begin by discovering to you the thoughts that filled My Heart, while I was washing the feet of My disciples.

I will tell you why I willed to have them all assembled together and why I began by washing their feet.

I gathered them all together because the moment had come for My Church to be manifested to the world, and for all the sheep to have but one Shepherd.

It was my intention, also, to show souls that I never refuse grace even to those who are guilty of grave sin; nor do I separate them from the good that I love with predilection. I keep them all in My Heart, that all may receive the help required by their state of soul....

But how great was My sorrow to see in the person of My unhappy disciple, Judas the throng of those who often though gathered at My feet and washed with My blood, would yet hasten to their eternal perdition.

I would have these to understand that it is not the fact of being in sin that ought to keep them from Me. They must never think that there is no remedy for them, or that they have forfeited forever the love that once was theirs... No, poor souls, the God who has shed all His blood for you has no such feelings for you!

Come all of you to Me and fear not, for I love you all ... I will wash you in My blood and you shall be made whiter than snow. All your offenses will be submerged in the waters in which I Myself shall wash you, nor shall anything whatsoever be able to tear you from My Heart, its love for you.

I will tell you My reasons for washing the feet of My Apostles before the Last Supper.

In the first place I would teach souls how pure they must be to receive Me in Holy Communion.

I also wished to remind those who would have the misfortune to sin that they could always recover their innocence through the Sacrament of Penance.

And I washed the feet of My Apostles with My own hands, so that those who have consecrated themselves to apostolic work may follow My example, and treat sinners with humility and gentleness, as also all others that are entrusted to their care.

I girded Myself with a white linen cloth to remind them that apostles need to be girded with abnegation and mortification, if they hope to exert any real influence on souls... .

I wished also to teach them that mutual charity, which was ever ready to excuse the faults of others, to conceal them and extenuate them, and never to reveal them.

Lastly, the water poured on the feet of My Apostles denoted the zeal which burned in My Heart for the salvation of the world.

The hour of Redemption was at hand. My Heart could no longer restrain its love for mankind nor bear the thought of leaving them orphans.

So, to prove My tender love for them and in order to remain always with them till time has ceased to be, I resolved to become their food, their support, their life, their all. Could I but made known to all souls the loving sentiments with which My Heart overflowed at My Last Supper, when I instituted the Sacrament of the Holy Eucharist ...

My glance ranged across the ages, and I saw the multitudes who would receive My Body and Blood, and all the good It would effect. ... how many hearts I saw that from Its contact would bud forth virginity! ... and how many others that It would awaken to deeds of charity and zeal! ... How many martyrs of love did I see. ... How many souls who had been enfeebled by sin and the violence of passion would come back to their allegiance and recover their spiritual energy by partaking of this Bread of the strong! ...

Who can describe the overwhelming emotions that filled My Soul? Joy, love, tenderness ... but, alas, bitter sorrow also... .

I want to tell them of the poignant sorrows which filled My Heart at the Last Supper. If it was a bliss for Me to think of all those to whom I should be both Companion and Heavenly Food, of all who would surround Me to the end of time with adoration, reparation, and love ... this in no ways diminished My grief at the many who would leave Me deserted in My tabernacle and who would not even believe in My Real Presence.

Into how many hearts defiled by sin would I not have to enter ... and how often this profanation of My Body and Blood would serve for their ultimate condemnation... .

Sacrileges and outrages, and all the nameless abominations to be committed against Me, passed before My eyes ... the long, lonely

hours of the day and of the night in which I would remain alone on the altars ... and the multitudes who would not heed the appeals of My Heart... .

It is love for souls that keeps Me a Prisoner in the Blessed Sacrament. I stay there that all may come and find the comfort they need in the most tender of Hearts, the best of Fathers, the most faithful of Friends, who will never abandon them.

The Holy Eucharist is the invention of Love ... Yet how few souls correspond to that love which spends and consumes itself for them!

I live in the midst of sinners that I may be their life, their physician, and the remedy of the diseases bred by corrupt nature. And in return they forsake, insult and despise Me! ...

Poor pitiable sinners, do not turn away from Me... . Day and night I am on the watch for you in the tabernacle. I will not reproach you ... I will not cast your sins in your face... . But I will wash them in My blood and in My wounds. No need to be afraid ... come to Me... . If you but knew how dearly I love you.

And you, dear souls, why this coldness and indifference on your part? ... Do I not know that family cares ... household concerns ...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your position in life ... make continual calls upon you? ... But can you not spare a few minutes in which to come and prove your affection and your gratitude? Do not allow yourself to be involved in useless and incessant cares, but spare a few moments to visit and receive this Prisoner of love! ...

Were you weak or ill in body? surely you could find time to see a doctor who would cure you? ... Come, then, to One who is able to give both strength and health to your soul, and bestow the alms of love on this Divine Prisoner who watches for you, calls for you, and longs to see you at His side.

# 平安就是福

❖ 王雅嫻

進門看見他一張灰白的臉，人像蝦米一樣側彎着。結婚 32 年沒看過他軟弱如此，我知道事態嚴重。想想剛在公司接到他電話還客氣的問我“公司忙嗎？”“可以回家一趟嗎？”“我好像是腎結石，痛的厲害，妳可以回家送我去醫院嗎？”掛下電話那一霎那還聽到他顫抖的聲音說“不要急慢慢開…”。到醫院的路雖然只有十幾分鐘但我感覺怎麼那麼漫長。他用游絲的聲音告訴我，已經打過電話給執事，今天不能去照顧陳神父了。又提到通知排球隊的家長們，今晚他不能去 PSA 帶孩子們練球了。我生氣大聲說：“幹嘛呀，腎結石而已，不要交待後事，什麼天大的事等你好了，自己去辦！”說完我就開始哭。結婚三十幾年，家裏大小事全是他張羅，總覺得天大的事有他撐著，忽然覺得自己肩膀重了許多。

轉進急診室看見救護車，立刻連想起一月初在台灣長庚醫院陪伴爸爸那幾天，不知爸爸現在回到護理之家是不是又老了許多。沒有女兒在身邊媽媽是不是更憂鬱更惶恐不安了。忽然聽到昕老公的聲音才把我拉回現實，“妳就停在邊上，我自己走進去，妳把狗先送到店裏去，告訴員工我今天不去店裏了。”天主啊！請禱保佑昕老公平安！我每次無助又不知該怎麼辦時，就不斷的求天主。祈禱是唯一讓我能定下心來面對事情的良藥！

一針嗎啡打下去，終於讓他暫時不痛了，可以放鬆睡一下手背上吊着点滴，掃描的結果要再等半個小時，我靜靜的坐在

一角，房間裏靜的好像地球都停止轉動了，我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屏住呼吸細細觀察這小小的房間，牆上地下有一堆我都叫不出名字的醫療儀器。終於知道我們的醫療保險為什麼那麼貴，錢都到那去了。剛進來時一片花園美景，長廊裏面的擺飾和傢俱比五星級的旅館還漂亮，可是我却沒有任何欣賞的興緻。病人一定更不可能去享受美景，家屬沒心情看，好可惜喲！昨晚我們兩人還在商量五月份去阿拉斯加度假之後，什麼時候再回臺灣去看望爸爸媽媽，今天他居然會躺在醫院的急診室了，真是計畫趕不上變化。朋友圈裏好幾位才剛退休六十出頭，有的心臟病，有的腦中風就這樣陰陽兩隔了！人啦，是多麼的脆弱。活著是運氣，死了是福氣，對我們有信仰的人來說，這句話是蠻有道理的。不死怎麼去見天主呢？上了三十幾年的班，新進來的同事都已經是我兒子女兒的年紀了，我是該退休了。賺這早九晚五的薪水，一年就三個禮拜的假，為了 401k 和保險却把我綁的動彈不得。听老公一天到晚在網上找到一堆“好慷”，問題是我沒有假。難得偷得浮生半日閒，居然是因為他在急診室，這不是挺諷刺的嗎？有人敲門嚇了我一跳，進來的應該是住院醫生，告知石頭照出來只有 2mm(厘米)，不需要震碎，一般要大到 6mm 才需要擊碎。開了止痛藥，止吐藥和泌尿劑，回家去待，“慘”吧！天主啊！救救可憐的听老公，這陣痛期要多久“石頭”才能臨盆？

人啊！不生病不知道健康有多重要。生活中不發生一些插曲，不會去珍惜每天的平安有多保貴。感謝天主這腎結石發生在此時此刻而不是五月去阿拉斯加游輪上。我眼前的功課是學習感恩，多看自己擁有的，不要看自己沒有的。天主給的我都要，天主要的我都給。天主啊！“儘量”給可以嗎？



## 追念陳兆望神父

❖ 許王瑞昌

猶記那年聖心堂神父出缺、告急，諮議委員王振華四處奔波，去有關地方尋覓人選。聖心堂的前身是中華天主堂，朱修華神父是創始人，他是從台灣來美的進修神父，在任時間不長，以後接任的神父多半是過路客，其中只有一位陳琨鎮神父任職時間較長：約5年；從那時以後，台灣主教再也不派神父到美國任本堂神父了！因此我們必需努力，當時在羅馬任職的彭保祿神父是全球海外華人傳教處主任，來本堂領導輔助，希望我們中文彌撒不至於中斷。

在王振華弟兄努力下，自加拿大請來了陳兆望神父，記得他來達拉斯上任時，還有白神父陪著給大家介紹；瘦瘦的陳神父講一口福建口音的普通話，有許多教友都有聽沒有懂（包括我們家），我的先夫因此在彌撒神父講道理時，總是和周公見面去了！陳神父是謙虛和平的人，初到之時常去拜訪教友，當曹美蕾姐妹陪陳神父來我家時，因路途遙遠，又屆午飯時刻，可是我卻端不出什麼來，只有以麵條相待，有幸他這位南方人還能捧場，可見他是位多麼隨和的神父！

陳神父在任時，教堂在李察遜（Richardson），我們開車約40幾分鐘，當年高速公路不是那麼車多難行，我們凡瞻禮

、聖母的慶日等彌撒均不缺席，尤其首瞻禮六，總是先到聖堂，曾得陳神父的讚譽：“住的遠的還早到”；望彌撒是本份，沒什麼可誇耀的，但神父給的鼓勵卻令我們感到欣慰。

外子身患多種疾病及至住院治療，最後進入養老院，陳神父常去探望慰問，我們體諒神父和教友們（聖母軍）因路途遙遠之故，不能常送聖體；感恩天主的安排，院內有越南教友同住，於是每主日都由越南聖母軍給外子送聖體，這種恩賜實在無可言表！

先夫個性內向，不善社交；但在病中是十分高興有人看望他的，同時對神職人員，不論國籍，他都喜形於色，當然看到陳神父，他總是笑著叫說“陳神父來了！”最後一次神父為他聽告解，我怕他說不好，神父對我擺擺手說：我知道怎麼教他說，在陳神父的指引下，先夫辦了一個妥善的和好聖事。先夫走後，凡獻彌撒，我都拜托陳神父，已成了習慣，每年如此。相處久了，對他的嗜好，女兒們都已記在心裡，在適當的日子，會準備一點禮物送給他。近幾年來每逢他的生日，總有些教友們做些食物，送到他的寓所，大夥給他熱鬧一下以表敬意！

陳神父老來不寂寞，凡他回大陸，去台灣或在美國內其他州探訪朋友，教友，跑一趟回來總有不少照片做見證留念。他的身體不是太硬朗，仍自立自強，勉力去游泳、跑步健身；盡管如此，去年他竟然堅決要去羅馬晉見教宗，我聽說後馬上送他一點路費，聽說贊助者不少，他有福氣達成他的願望，此生無憾！

他從羅馬回來，我去辦告解，想沾沾他的福氣，給一個降福，這次辦的長，他給我說：“我給你一個總告解，你平安的去吧！”三月中他進醫院時，我母女仨去榻前慰問，我們談得很少，我只能為他祈禱，聽天主的意思吧！天主真的寵召了他，陳神父安息了，我知道：投入主的懷抱，是一個獻身於主的人最終的宏願，永樂無疆矣！

兩女兒去教堂參加為陳神父守靈禮，我因腿痛得舉步維艱，實無法同行，到神父身邊陪個時候，我心慚愧！因我一向對亡者的追思彌撒都很重視，以往凡能參加，我必躬行，而今是

我敬愛的陳神父歸於主懷，偏偏自身有病，實在叫我懊惱，爾後我必繼續日夜唸玫瑰經，為陳神父在天之靈祈求天主：讓他早日升天！

陳神父知道我的命苦，老伴和兩個兒子都先我而去，我請他為我家三個男人獻彌撒，他都很重視。我說這話，是依據他走後由執事從他口袋中拿到，並轉給我的一個破信封，上面寫著我家三位男人的名字和聖名。周執事和偉言都記著要轉給我，可見他一直在為我家三位男人的靈魂祈禱，真叫我感動，永銘五內，我們家又多了一位主保，請為我們時刻代禱！感恩陳神父的關愛，阿肋路亞！

## 這一天

### ❖ 貞 妮

三月中旬從 Washington, D.C. 回 Dallas 後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安頓好孩子，開車直奔 Baylor Scott & White 醫院，去看陳神父，心裡掛念著他的身體狀況。還沒進病房，遠遠傳來神父熟悉的聲音，他正在跟醫護人員開玩笑，心中一塊大石頭頓然卸下。禮貌性的問候後，我告訴他，我們在 D.C. 聖母無染原罪大殿特別為他的健康求天主的醫治，在中華聖母拚繪前懇切地為他代禱，他依舊客氣地道謝。因為要趕著開會，我就先行離開了。看來神父的精神不錯，心頭的不安也就放下許多。後來聽說有教友來探望神父時，發現他的記憶力已不如從前。或許是暫時性的健忘吧！我還很有信心的這樣告訴自己。

神父跟我們家的感情如師如父，他老人家陪伴我們走過將近十九年的歲月，不亞於我在台灣的父母親。他看著家中孩子們出生、領洗、開聖體、領堅振，在教堂裏長大。每當我們在

靈性上跌倒時，他老人家總是默默地為我們奉獻祈禱做補贖。在我茫然無助時，第一個意念就是請他代禱，他總是回答：“我天天為你們求天主”，可憐小信德的我，神父已經為我擔當了我所不能承受的重軛。

自從去年初他去羅馬慶祝晉鐸五十周年覲見教宗回來後，他總是說他心願已了，隨時都可以回天家了，眼眶中的淚水，幾乎崩洩而出，看了令人心頭一揪——但願這一天不會來得太快。因為在彌撒中司琴的關係，神父共祭的座椅就靠著鋼琴邊，我總是習慣性的覺得他一直在身旁，若是他有事不能來聖堂，心裡總會惦記著他。幾個月前，突然有一種感動，「他不在了」，眼淚情不自禁地流洩而下，「怎麼會有這念頭呢？」，不可能吧！

去年車禍事件後，神父的體力和精神受到不少打擊。順從聽命的他，一如以往地感謝天主保守他身體無礙，還能繼續為主工作。聖誕期前夕，拖了一陣子的咳嗽，不得已去照了片子，肺部的陰影，是另一個考驗的開始。因為呼吸不順，無法入眠，幾個鐘頭連續的睡眠成了一件奢望。神父經常清晨三、四點就起床，做早課，克苦為人代禱，然後做運動。短短二、三個月之間，體重掉了四十幾磅。我急忙地每週煮羅漢果汁給他潤喉清痰，其他教友們也熱心地提供各式各樣的偏方，希望他能早日康復。

望著他日益衰退的身影，難道這一天真的快來了嗎？

一週後，從醫院轉入復健中心，再努力一點，神父就可以回復以往的健康！內心的希望重新點燃。教友們輪班陪他吃飯，看顧他，營養品從不間斷。熱絡的氣氛中，神父的心情却有一層陰影：一向自由慣的人，被約束在小小的病床上，真是難為他了！偶然的一通電話，連繫起神父在台灣的家庭，聖神聆聽了眾人的祈禱，我把神父的情況陳述給他們，得知教友們隨時都在神父左右照顧他，家人也鬆了一口氣。從他們的言談中，讓我更了解神父的背後有一個充滿愛和堅定信仰的家庭。

聖週四早上，我陪神父吃早餐，他堅持要用他自己的杯子，裏裏外外、反反覆覆地忙了一上午，直到復健師要來推他去做

運動，他卻使性不動，無奈的我，因為趕上班，只得先離開，留下他一人不知所措，好在接班的人馬上就到。晚上在教堂彌撒前，聽到神父又進了醫院，因為呼吸困難需要做詳細檢查。第二天，周執事通知大家：神父要做胸膜固定手術，請大家祈禱並安排之後二十四小時輪流照顧的事宜。神父真的和他摯愛的主耶穌一樣：在聖週五，胸口被刺了一刀，肋旁流出了血和水。與主一同受苦主的忠實僕人，在末日也必一起同他光榮的復活。

祭台上少了陳神父的身影，教友們多了一分牽掛，為他老人家的身體，加倍祈求天主仁慈眷顧、醫治他。復活期的週五，我去醫院探望神父，看著他虛弱的身體插了這麼多管子，心中無限地不忍。勉強餵了他幾口 Insure，問他痛不痛，點點頭，請護士給吃止痛藥，吃了又睡著了。

慈悲主日那天，得到消息，神父開刀的傷口感染，狀況不佳。從那天起，嘉偉和我開始每天盡量到醫院陪他，希望把握時間多跟他在一起。雖然神父忍受著肉體上的痛苦，在精神上他還很清楚，忙著跟神父的家人通訊，在最後的時刻互道珍重，相約天堂再見，是這樣的感人！愛超越了有形的界限，讓我們連結在一起，死亡的恐懼再也不能控制我們，主耶穌所預許的永生，使我們的盼望更堅強。我何等有幸能見證這美好的一刻。

最後的這幾天，有時看著神父抽搐的肢體，我只能握緊他的手，告訴他我們都與他在一起，我們很愛他。這雙手，曾經為我們舉揚過無數聖體聖血；祝福過無以計數的老老少少；安慰了受苦的人靈！如今，是该休息的时候了。有一天，他注視著天花板說：「你看，他們在領聖體！」對他來說，已經沒有時空的限制；耶穌、聖母、大聖若瑟都在準備迎接他回天家。跟他念完聖母經後，不捨得地與他親吻道別，又是一天過去了。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四，小女兒要我帶她去看神父，一走進病房，她就情不自禁的淚流滿面；神父握著她的手，謝謝她來看他。唉！不知道她半大不小的年紀，對生死別離了解有多少？天主，求禱來安慰她吧！昏睡中的神父突然嘴裏念念有辭：「上主求禱垂憐」，

「上主求禱垂憐」，我跟著對答，

「基督求禱垂憐」，

「基督求禱垂憐」，

「上主求禱垂憐」，

「上主求禱垂憐」，

一旦被祝聖為神父，終生是為神父！這也是我參與神父主祭的最後一台禱撒聖祭，當然又要淚崩了…

在醫院的最後一天，神父已經無法進食，大部分的時間，他都在昏睡。當我踏出醫院，在開車的路上，想到這條既熟悉又陌生的道路，轉眼又將成為回憶了，內心十分恍惚。

星期六下午，有二十多位教友在神父住處等候他回來，醫護人員將他安頓在床上後，護士發現他的心跳已停止，玫瑰經誦念緊接著開始。神視中聖母媽媽帶著他回天鄉。這一場好戰，他已打完！這位謙遜的長者，在世時處處為別人的好處著想，常常奉獻克苦犧牲，為了救更多的人靈回到天主身邊。天上的冠冕，主耶穌必親自為他戴上！我們應該為他慶幸，肉身的痛苦再不折磨他，天上眾聖徒正齊聚迎接他，相信日後他在天上一定會為我們眾人代禱，求天主垂憐我們。

能在神父最後的生命中陪伴他老人家，是天主給的恩寵。這樣一位可敬的長者，留給我們無限的追思和懷念。正如他所說的：「我準備好了，一切交給天主！」

準備好的這一天已來到：世上的生活結束了；天上的日子正開始。我們不再哀傷，應當歡樂；慶祝神父進入天鄉與永生天主結合，這不是我們信仰的盼望嗎？將來，在天上，我們又能再相聚一堂，分享天主的奧秘。

這一天，在滿滿地愛內，我期待…

# 耶穌聖心緣—憶伯多祿神父

❖ 麗 達

那天正好是六月之首週五，當我請求 Fr Alfred 為我的意向奉獻彌撒時，才驚覺多年默默為我奉獻「耶穌聖心」彌撒的陳兆望神父，已經離開塵世了，現在，應該是我這世間的女兒，為他老人家獻彌撒的時候。

彌撒福音是甲年，若望 21 章 15-24：耶穌三次問伯多祿「你愛我嗎？」而伯多祿到第三次回應主：「主啊！一切你都知，你曉得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餵養我的羊群」Fr Alfred 在証道時，談到此段聖經中，原拉丁文的「愛」，三次的用字，並不是指完全同一層次，所以，每個人由於生來就完全不一樣，信仰層次也不同；但即使人為主而只付出一些些小小的愛，祂都完全了解。此時心中卻有一份失落及感傷，眼淚流不停，自己也被驚嚇到：這藏在內心的思念，竟在彌撒中湧現？原來十多年來，早已習慣一切生活上各種困難，都依賴陳神父代奉獻彌撒——特別是每月首週五奉獻「耶穌聖心」彌撒。巧的是那天 Fr Alfred 在聖祭禮儀中，他自己也一度流淚，拿出手帕擦眼淚才能繼續！彌撒後，詢問之下，才知道這段經文，正是 Fr Alfred 在菲律賓晉鐸時的福音！卻也想到：陳神父晉鐸的英文名字，不也是伯多祿 Peter—漁人的神父呀！

記憶中，我曾經對陳神父是「畏」而遠之，此乃由於：1999 年左右，在一次各組開幹事會時，由於組員溝通上之誤解，被陳神父當眾「訓」了一頓，我也當場哭了！或許是個人原生家庭之背景，特別對權威畏懼，又比較敏感且膽小，而且當場我被訓的理由，完全是揷黑鍋，內心暗暗難過了很久。

沒多久，老公被診斷為癌症，內心非常害怕軟弱；一位姊妹在祈禱及神視中，見到聖母媽媽，就立在陳神父主持的彌撒中，充當輔祭的老公旁邊，她把靈內的啓示轉告我——將「露德聖水」祝聖後，給老公喝。雖然，在兄弟姊妹的代禱及陪伴中，我勉強地振作精神，搜集醫療資訊，並且自製蔬菜汁，希

望協助老公改變體能，才好應付未來之治療。但仍免不了人性上的擔憂，畢竟兩個孩子，一個8歲，另一個才6歲，而當時只有老公一個人工作養家。由於多年前赴露德朝聖帶回的聖水，早都用光了，到那裡去找？代禱的姊妹說：教堂有人捎來一筒，不妨向陳神父索取。

而聖神讓我意識到，取露德聖水之前，需要先辦告解，獲得內心的純淨。因為被陳神父當場訓話後，內心仍藏有很深的委屈及不平的情緒，於是一到了教堂，先請求陳神父聽告解，當場主的恩典，湧入我靈，幫助我內心平安又寧靜。而陳神父也很快將一筒的露德聖水捎來，憶起姊妹的叮嚀，需要「祝聖」吧？陳神父雖耐心解釋露德聖水不需再「祝聖」，但是他卻立刻認真地取出禮儀小經本，又跑去取鹽，撒在聖水中，那時，我傻傻地，也搞不懂陳神父是在幹啥？

日後，在為老公製作蔬菜汁時，我就「悄悄」地滴入這撒了鹽的露德聖水，也懇求聖母媽媽之轉禱；並做個人的九日敬禮之祈禱。彼時，老公心情仍然在療癌醫訊及工作崗位上掙扎起伏，由於我也忙於家務及照顧老公及孩子，於是在製作蔬菜汁時，自己也喝，並順手在日曆上標示了。大約三週後，是2000年2月5日（正逢農曆正月初一），才發現老公及我，都自體內自然排出咖啡色油滴！好似來自天上的叮嚀：別害怕！身體內毒素已經在清理了！而原來催著老公“立刻開刀以割除癌細胞”之手術醫生，竟然搬診所南下了！自此之後，放下心來，以蔬果汁繼續排毒及增加老公體能，約達一年半。直到後來，找到西南醫學中心之著名醫生，歷經7小時手術，順利切除癌細胞。而深黯禮儀的姊妹，聽了我對於陳神父撒鹽聖水的疑問，才解釋：「撒鹽」乃有「驅魔治病」之意義。

之後，老公歷經醫癌資訊；追蹤癌細胞；工作上及財務上壓力；那段日子裡，老公已面臨他自己身心靈的極限，根本沒有額外維護婚姻及表達關懷的心力。而我，也好多次身心耗竭又疲憊，感覺這路實在走不下去了，誰會了解癌病患者的另一半之痛苦？有一天，帶著內心的傷痛，去望平日彌撒，向主訴說；彌撒後，陳神父竟特別在我額頭上親了一下：似乎在聖神中，他體會到我當時心境，實在很需要一位慈父般的疼愛！自

此以後，陳神父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代為奉獻「耶穌聖心」的神父了。

陳神父於四旬期生病期間，老公及我有幸到復健中心探望及陪伴，在餐廳看著他一口一口的喝魚粥，內心很欣慰。後神父表達需要清洗，老公就推神父入盥洗室內，並在旁聯絡及照應，直到將神父安頓入睡，要離開時老公招呼我入內，我特別擁抱了躺在病床上的他，那也就是我見陳神父世上最後的一面。4月29日（週六）St Catherine of Siena 聖師佳琳瞻禮日，也是女兒生日及主保，所以特別赴耶穌聖心堂望彌撒，恰逢聖體光座來到本堂〈乃聖若望保祿二世送給北美洲為聖召祈禱之聖體光座〉，和兄弟姐妹們同心在聖體前為堂區各意向祈禱，也將陳神父「康復」之意向，在聖體前祈禱。直到後來，才串聯起這兩時段，原來仁慈的天主於當天午間時刻，召回了陳兆望神父，帶他回到家安息主懷！想念您，伯多祿神父！





**六福旅行社**  
 U.S.A. GATEWAY TRAVEL  
 600 Data Dr. Suite 101  
 Plano, Tx 75075  
 Tel: 972-960-2000  
 1-800-878-2828



**劉夢漣會計師事務所**  
 Maria L Chen  
 CPA , MBA  
 501 Industrial Dr.#101  
 Richardson , TX 75081  
 (972)699-0986



**周恕同牙醫診所**  
 General Dentistry  
 1729 Christie S. Lee D. D. S.  
 Analog Dr. , Richardson  
 預約電話  
 (972)437-0200



**31 冰淇淋店**  
 Baskin Robbins  
 11700 Preston Rd. #670  
 Dallas , TX 75230  
 (S.E corner of Preston & Forest)  
 Tel: (214)368-3311



**TOKYO ONE**  
 Sushi and Grill  
 WWW.TOKYO-ONE.COM  
 4350 Belt Line Rd. , Addison, TX 75001  
 Midway & Beltline SE Corner  
 TEL: 972-386-8899  
 FAX:972-386-0666



**Ann Nguyen Insurance Agency Inc.**  
 Catholic Agent: Ann Nguyen  
 .12655 N Central Expy, Ste. 310  
 Dallas, TX 75243  
 Tel : 214-692-0900



## 葡萄藤宗旨、內容及投稿方式：

**宗旨：**以福傳、靈修、教友生活分享為宗旨。

**內容：**包括個人信仰生活、讀書心得分享、家庭生活見證、祈禱、聖人（傳記）介紹、應時節慶緣由及意義、笑話分享。

### 投稿方式：

投稿可用筆名，但須具真實姓名及電話以便聯絡。

由於篇幅有限，投稿文章以三千字以內為原則。如不願被其他刊物轉載，請註明於稿後。

投稿可逕向編輯群之任一編輯投稿。

### 主編小啟：

葡萄藤為免費贈閱之教會刊物，歡迎並感謝您贊助印製費。來款支票請寄本堂地址，並註明葡萄藤之用。為減少不必要的浪費，若您地址遷移，也請告知。葡萄藤每期內容亦刊載於本堂網站，歡迎多多利用。

網址：<http://www.chinese-catholic.org>

**指導神師：**林育明神父

**輪值主編：**陳曉茗

**編輯群：**陳美卿、王念祖、甘智岡、張克約

**網站設計及維護：**楊漪婷

**校對：**朱嘉玲、鄺詠儀、楊韓仙

**打字：**陳美卿、許德立、黃發芳

**葡萄藤稿庫管理：**黃發芳、楊漪婷 **新聞組：**楊治財

**刊物分發：**李娜、許璧玉 **送件/取件：**鄭美生/劉貞妮

**輪值排版：**徐偉 **排版群：**楊漪婷、蕭啟照

**廣告刊登：**楊治財(代) **郵寄分發：**吳美玉



## 中華天主教耶穌聖心堂

Sacred Heart of Jesus Chinese Parish

4201 E. 14 St.

Plano, TX 75074

(972)516-8500